



## 冥冥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番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

## 穷开心

一句:不须长富贵,安乐是神仙。余生学会——穷开心。

所谓穷开心并不是指物质贫乏、经济窘迫,而是不再比较、不再羡慕,不再悔恨,安心现有的状态,在平凡中自我欣赏、寻找乐趣。不会看别人的豪宅而自惭形秽,不会看别人的荣誉而暗生自卑,不会看别家孩子优秀而责怪自家孩子……而是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的悠哉游哉。

因为知道岁月走到现在,大局已定。千万不要和我讲姜子牙72岁拜相,人家活了139岁,而且还有个极其厉害的神仙师傅,你行吗?我还知道即使现在立宏愿发狠誓,到底时间和精力严重不足,难以如愿。如同秋天里播种春天的种子,发了芽也不一定开花,还是侍弄好原有的花草,不去羡慕别家园中的鲜艳。

下午赖着朋友驱车上山挖荠菜,这是我喜欢的活动,朋友并不感兴趣,但架不住我坚持。人总要有几个可以相互妥协的朋

友,不然生活多么孤独乏味。朋友总是分辨不出几种野草和荠菜,便索性只负责提袋子,一边和外地父母通话,得知父亲病情好转很高兴,约定周末去看望他们,然而几天后朋友告知父亲病逝。

生命在疾病和年龄面前是脆弱的,有时刚刚松了一口气转眼却是尽头,朋友幸亏赶到父母身边,不然多少遗憾。中年就是这样眼见各种离别,明知是自然规律,依然挡不住伤感心痛。

看前面,眼中身强力壮的父母纷纷老去作古;回头看,怀里牙牙学语的孩儿开始成家立业。中年难免有一些仓惶急促的紧迫,感到时不我待的压力,便生出及时行乐的态度。余生不再苛责自己,没有平凡的大多数,芸芸众生何其寡淡无趣。

余生学会穷开心,一边继续工作,一边享受生活。不和自己较真,不和别人抬杠,该原谅的原谅,该放下的放下,该释怀的释怀。对自己说:就这样了,我认命。

连载



□周尚文

## 李花盛开的地方

十二

就在阳二妹那边哭爹喊娘的时候,游二娘这边天天是喜气洋洋,忙忙碌碌为婚庆布局。游二娘安排:通知七大姑八大姨、通知三朋四友、打扫院子、买烂红苕酒、杀鸡宰鸭、打米磨面、推磨芋推豆腐、蒸米豆腐、做醪糟、发绿豆芽、炸酥肉、爆爆米花、炒红苕条、打糍粑、借桌子凳子、借锅碗瓢盆、请厨子……

中秋节前两天,游二娘安排大儿去把阳二妹接下来,别耽误了中秋的好时辰。

大儿得了游二娘的令,带上母亲准备好的礼物,半夜三更就出发了。背篋里有大米绿豆,有冬瓜南瓜,还有两斤肉一斤盐巴;给岳父大人、上门汉两斤半烂红苕酒,给岳母大人、大姨子一人5尺土布,给3个小孩一包爆米花和炒红苕条。满满一背篋,差不多有一百斤。前几次都是天麻麻亮出发,这一次因背篋沉,再就是想早点见到阳二妹,所以大儿急火火的。

31岁的人了,终于要结婚,此时此刻大儿的心情难以平复。一路上大儿想得最多的是阳二妹。阳二妹穿上妈给她做的花衣服,硬是乖。阳二妹还小,是不懂事,我以后要将就她让着她,只要她给我生两个儿,她叫我干啥都行。

他把背篋靠在一块石头上稍息,忍不住来两嗓子:“我人在外面啥,我心在

家哟……”

天黑时分,几声“空儿,空儿”的叫声传来,大儿看到乱石屋了,看到婆娘阳二妹的家。

上门汉帮忙卸下背篋,大儿的衣服裤子跟水泡了一样。大山里的人也不讲究,阳婆娘帮大儿把衣服脱下,随手一拧,汗水流了一地。大儿肩膀背部多处瘀血青紫,是背篋挤压所致。

大儿瘫坐在条凳上,大口大口喘粗气,接过大姨子的木水瓢,一口气喝下一木瓢凉水。大姨子又递过来一大碗熟土豆,大儿狼吞虎咽,一口气吃了个底朝天。借着松树油脂发出豆点大小的亮光,小屋里挤满了人,唯独缺少阳二妹。

大儿打了两个饱嗝,说:“爸妈,姐姐,我是来接阳二妹的,我们那边都准备差不多了,还有后天就是中秋节了,怎么没有看到阳二妹呢?”

小屋子死一片沉寂,没有人说话。忽然一个男孩从他妈的胯裆钻出来,说:“叔叔,我二姑说她去黄土高坡了,去黄土高坡嫁人,说那里有好多好多好吃的。”

男孩这话打破了沉寂。阳老汉唉声叹气,阳婆娘哭着说:“二妹呀二妹,你跑了叫我们咋办哟?你个挨刀的!大儿呀大儿,我们吃了你那么多东西,我们吐不出来呀!这怎么才好哟……”

大儿脑袋嗡嗡地叫,一片混沌,屋子里乱糟糟的,他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,大儿起身去背背篋。上门汉拉住大儿:“兄弟,要走明天走,现在天黑了。”大姨子压住背篋,也劝说别走。

大儿怒吼一声:“滚开!”上门汉两口子只好帮忙把背篋扶在大儿背上。大儿步履蹒跚往回走,身后依旧是“空儿,空儿”的叫声。

尽管脑子一片空白,但一定要把这一背篋货背回去,这是一家人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,一定!一定!这是大儿走回去的精神支柱!在夜晚的大山里,不时传出野兽的叫声,还有不吉利的猫头鹰叫声。大儿一点不怕,其实他什么也

没有听进去,脑子里全是背篋里的货。好在临近中秋,月光照着盘盘山路,不然大儿不累死也会掉悬崖摔死。

第二天半夜,大儿敲门进屋,一个跟踉倒地,一口鲜血喷出,南瓜冬瓜滚出老远,摔得稀烂。

游二娘啥话不问,心里明白,儿媳已是过眼云烟。

游二娘游老二扶大儿躺下,两个人又去做了一海碗面疙瘩汤端过来。

大儿躺床上两眼发直,全身体力透支到了极限,愤懑到了极限,万念俱灰,一个奇怪的念头挥之不去,他想一了百了。

想到一了百了,什么阳二妹,什么一儿一女,什么全身伤痛,什么48小时负重跋山涉水,什么半年搬运工,什么31年人生,什么11年光棍,都他妈统统见鬼去!

从昨天晚上吃土豆算起,大儿已经有28小时滴水未沾,看到疙瘩汤,大儿肚子“咕咕”得厉害,他很想吃。但转念一想:我马上就要去见阎王爷了,还糟蹋粮食干吗?这么大一海碗面疙瘩,是精粮啊!要是妈吃了多好,妈自从建房昏倒以来人衰老了许多,精神大不如从前;要是爸吃了多好,爸就是头老黄牛,只干活不说话;要是五儿吃了多好,五儿已经报名去读初中了,是老游家第一个文化人,文化人费脑,需要营养;要是八儿吃了多好,他才4岁呀!

大儿满脑子胡思乱想,就是躺床上不动。

游二娘说:“起来趁热吃了,难道还要我喂?”

大儿又一转念:我要是不吃,妈一定起疑心,要是派人轮番把我看守,我还死个屁呀?不行,我要装得若无其事,我得吃!

大儿挣扎着坐起来,接过游二娘的海碗,“呼呼”一阵,海碗底朝天。

游二娘发话:“大家睡觉,有话明天再说。”

(十七)